

中国专业作家
小说典藏文库



天堂驿站

李汉平
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专业作家
小说典藏文库



天堂驿站

李汉平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堂驿站 / 李汉平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6. 10

(中国专业作家·小说典藏文库·李汉平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7663 - 1

I. ①天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75092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卢祥秋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8.5 字数: 194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我写故我在(代序)

十五岁那年,我写了一篇作文《长长的跑道》,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“星星火炬”的征文比赛,得了一等奖。从那时候起,我就开始跑上文学创作的长长的跑道,一跑就是几十年。多少痛苦,多少欢乐,多少荆棘,多少坎坷,多少心血,多少眼泪,多少迷茫,多少犹疑。有过成功的辉煌,有过惨淡经营的落寞,也有时候感到疲惫,想过放弃,可一直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:“坚持!坚持!坚持就是胜利!”

我常常背诵一句诗:“痛苦磨折了我的傲气,我要完成那大业!”

于是我在文学之路上奋然前行,无怨无悔,始终不渝。

“文学是愚人的事业。”真的,要想从事文学创作,首先得当个愚人。这些年,文学从聚光灯下寥落到灯火阑珊处,多少人弃文学而去。我一遍又一遍问自己:“写吗?还写吗?”

当然,还要继续写下去。我追求的不是文学带给我的光环,而是文学本身。光环可以逝去,可文学永远在那里。时间可以过去,可作品永远在那里。

笛卡尔说：“我思故我在。”

李汉平说：“我写故我在。”

文学是我永恒的情人。小说是情人深邃的眼眸。

作品是我心灵的孩子。小说是我孩子里的“心尖子”。

写小说是我的心灵生活，是我的白日梦。我在梦里腾越、飞翔，一次次触摸灵魂。灵魂是有温度的。灵魂在高处。

我在自己创造的王国里痛苦、欢乐。塑造不一样的人物，体验不一样的人生。于是，心灵的疆界变得很广阔。

西方人爱“再现”，中国人爱“表现”；西方人爱写实，中国人爱写意。我想在再现与表现之间、写实与写意之间寻找一条路，构建我的小说世界。欣幸，我此生能遇见文学，遇见小说。于是我不寂寞，不孤独，坦然欣然走我前面的路。为此，我感恩，我幸福。

当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梦·泪·梦》，发行二十多万册。读者来信雪片般飞来。那时候的人实诚啊。我回信都回不过来，后来是父母弟弟们齐上阵。

那时我才知道，文学是如此美丽。文学是心灵和友谊之桥。

有一次我到呼兰参加一个笔会。一个叫王金凤的女青年走十几里的路，风尘仆仆地赶来，一定要见我。她拿出三个厚厚的日记本，上面竟是她手抄的《梦·泪·梦》的全部！

抚摸着她那磨出茧子的手指，我哭了：“为什么要这样儿？”

她说：“我们那地场儿偏僻，买不到这部书。我是借来的。人家催得紧，我舍不得还，在还之前点灯熬油，一字不落地抄了一遍。这样我就真正拥有这部书了。”

我再一次泪水潸然！

时间过得可真快，转眼就是几十年！

我在大半生的岁月里，出版了二十几部书。

我从诗歌起步，后来写散文、中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……文学创作的十八般武艺我都试遍。这其中我最钟爱的还是长篇小说。

去年九月，我在美国旅行。在纽约，我参观了纽约曼哈顿图书馆。和图书管理员简单聊几句，没想到竟聊出个“重大发现”。

我说，我是一个中国的旅行者，第一次到纽约来。我的同伴们都去看华尔街牛了，我孤身一人来参观图书馆。

他笑了，问我做什么工作。我说：作家。

他问我叫什么名字。我如实相告。

他在电脑里检索了一下，说：“我们的图书馆里有你的作品。”

“什么作品？”

“《大房子》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我很惊讶，很惊喜。它是怎样漂洋过海来到纽约的呀？

今年六月，在北京，我见到了《大房子》的责任编辑马合省，把这件事说给他听。

我说：“《大房子》这孩子挺出息，到美国留学去了。”

合省是个幽默人儿，他说：“哪是留学？已经入住纽约，是拿到绿卡了呀。”

我们相视，爽然而笑。

为了《大房子》的出版,我感谢合省。

为了《中国专业作家·小说典藏文库·李汉平卷》的出版,我感谢合省。

文学不是百米冲刺。文学是马拉松。

我已经不年轻了,但我要坚持着跑向终点。

文学创作带给我的欢愉是如此的刻骨铭心,无法替代。今天,我带着我的作品走来。它们够不上集团军,也算是个小分队吧。

但我愿亲爱的读者能喜欢。但愿惊喜后面又有新的惊喜,奇迹后面又有新的奇迹!

李汉平

2015年11月

“走！快走吧！再不走咱就没命了。”

果尔达一边收拾东西，一边急切地催促着。她那张瘦削的脸上有忧虑，有焦急。以至于她那双湛蓝的眼睛一会儿从深蓝变成蔚蓝，一会儿又从蔚蓝变成幽蓝。眼睛里是一片灵魂的海。那里边波翻浪滚，汹涌着惊涛骇浪。她那双瘦削的手忍不住神经质地颤抖着。平日里一向平和安详的她，这会儿显得有些惶然。

收拾好不多的一些钱，还有一些必需的东西，她环顾一下他们的家。它不大，但一向是温馨的。可是自从纳粹开始杀害犹太人，这个家就每时每刻都处于惶恐之中了。

逃走！一定得赶紧逃走！不逃走就是一个死。大人死了也就算了，可还有孩子，小思帝恩刚刚十岁，他是这个家的根。即使大人都都不活，也得想法儿让他活下去。

丈夫阔夫曼小心翼翼地包起那本袖珍的《圣经》，把它揣进怀里。这是犹太人精神上的根，是他们精神上的家园和主心骨。

果尔达有不少漂亮的衣服，一件也不带了。

家里那把银质的咖啡壶，曾经给家里人带来不少温馨，也不

带了。

这不是去旅行，这是去逃难。逃难一定要少带东西，带着命就行了。

透明的果脯罐子里还有三颗无花果。

果尔达充满仪式感地把罐子打开，用精致的银勺子把无花果舀出来，放在阔夫曼、思帝恩和她自己嘴里，每人一颗。

“上帝，保佑我们吧，保佑我们平安！”阔夫曼用低沉的声音说了一句。

犹太，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，一直在逃亡和流浪的路上。如今，轮到他们了。

走！赶紧走！趁着天黑，趁着这个风雨之夜，能逃多远逃多远。

前几天，阔夫曼的父亲带着纳粹分子留给他的累累伤痕，去世了。去世前他用微弱的声音告诉他的孩子：“逃！赶紧逃吧！”

“能逃到哪儿去啊？”

“东方，向东方……”老人仅仅说了这半句话就咽气了。

东方，东方指哪里？它包括哪些国家、哪些地方？

轻轻地，轻轻地，家屋的门关上了。

阔夫曼、果尔达和他们的小儿子，匆匆地踏上逃难的路。

风萧萧，雨潇潇。在风雨的后面隐隐约约传来纳粹队列的整齐的脚步声，“唰，唰，唰！”还隐隐约约地伴着喊声：“抓住他！抓住他们！”不知道是真实的声音还仅仅是幻听。

人到这种时候，一切的感觉都变得敏感起来。视觉、听觉、触

觉……

每个人的心里都像在打鼓，“咚咚”的，彼此都能听到。心里都有一个声音：逃！逃！赶紧逃出纳粹的魔掌！

“抓住他！抓住他们！”这种声音像一根无形的鞭子，在他们的头上飘来荡去。

忽然，一道闪电打下一道蓝光，照见了三张苍白恐惧的脸，还有那三双在闪电里变成铁青色的眼睛。紧接着，雨更急、更骤了。

蓦然，小思帝恩停下脚步，不走了。

阔夫曼心疼地摸摸儿子的头，说：“走不动了吧？来，爸爸背你。”

“不。”思帝恩固执地摇摇头。

“那——妈妈背你。”果尔达说，向着儿子弓下身子。

“不！”思帝恩仍旧固执地摇头。

“那你要怎么样？纳粹要是抓住咱们，就谁也活不成。”阔夫曼说。他已经从一个德国朋友那里看过那张死亡黑名单了。他们一家三口的名字都赫然在名单上。而一旦抓住他们，处决的期限只是一天两天的事。这是真正的虎口逃生。逃出去就是一个活，逃不出去就是一个死。在这生死关头，哪容得半点儿迟疑？

“爸爸、妈妈，我忘了带一样东西……”小思帝恩说。

“疯啦？你疯啦？这种时候还想着带东西！能带上命就不错啦！”阔夫曼几乎要发火。

果尔达说：“思帝恩，人是最宝贵的。钱是人挣的，有人就有钱。东西是人买的。有人就有东西。不管你想要什么，等咱们安顿下来我一定给你买。”她几乎是一边流泪一边哄着儿子。

“不，你买不到！”思帝恩尖起嗓子大声地喊。

阔夫曼急忙捂住儿子的嘴，小声地说：“你不要命啦！”

“什么？你说是什么？”果尔达问。

“小提琴……”思帝恩哽咽着说。

一时间，阔夫曼和果尔达都几乎瘫软在风雨里。

那是一把很有名的、很珍贵的小提琴，是一把帕格尼尼曾经用过的琴。那是阔夫曼家的传家宝。思帝恩用那把琴已经有一些时候了。他爱那把琴，觉得琴是他的命，是他身体的一部分。仿佛他的心、他的灵魂，都与那把琴合而为一了。

阔夫曼和果尔达互相望了望，一时间都没了主意。琴是宝贵，琴是贵重，可是和生命相比，就显得无足轻重了。如果连命都没有了，要琴还有什么用呢？

而此刻，正是命悬于千钧一发之际。

“思帝恩，现在情况很危急……”

“我不管！”

“将来爸妈一定给你买一把更好的。”

“我就要那一把！”思帝恩说。一时间，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。

“怎么办？”阔夫曼和果尔达对望着，没有了主意。

“要不，我回去取吧。”母爱是很柔软的。

“不，我去。”阔夫曼说着毅然迈开了大步。

到处都充满了血腥，到处都充满了恐怖。危险像一只巨大的蝙蝠，用它黑色的翅膀紧紧地笼罩了他们。可是所有这一切，都敌不过一个十岁孩子的执着的、充满祈求的目光。

那把小提琴，神奇的小提琴，是乌云里的一抹亮色。回去吧，为了孩子，为了音乐，为了那灵魂深处的绝响。

“阔夫曼，你别去，我去！你要留下来，照顾好思帝恩！”果尔达冲上去，紧紧地拉住阔夫曼，她不愿意让丈夫去冒险。

阔夫曼用力一推，把果尔达推倒在地。这是从他们相恋到结婚以来他第一次的粗暴行为。

“阔夫曼！”果尔达用嘶哑的声音喊一声。

阔夫曼一边大步前行一边说：“你们赶紧走！一刻也别停留！我取了琴就来追你们。万一我没回来，你们别等我……”

果尔达与他紧紧相拥。思帝恩也扑过去，一家人紧紧拥在一起。

突然，思帝恩的眼睛里掠过一丝恐怖。他说：“爸爸，我不要琴了，我要爸爸！”

果尔达舒了一口气说：“好，要爸爸。阔夫曼，咱们赶紧走，再不走恐怕就没有机会了。”

阔夫曼说：“我已经答应了思帝恩……”

思帝恩一边哭泣着一边说：“爸爸，我不要琴了，我不要……”

“可是我要。那把琴是有生命的。它是我们阔夫曼家的灵魂。把它留给纳粹是罪过。”阔夫曼挣脱了妻子和儿子，义无反顾地往回走去。那是一个男人的坚实有力的脚步。

“阔夫曼！阔夫曼！”是果尔达在喊。

“爸爸！爸爸！”是思帝恩在喊。

从阔夫曼的脸上流下一大滴眼泪。他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，没有再应声，没有再回头。

2

“叭!”“叭叭叭叭!”

子弹很清脆,很密集。子弹织成一张恐怖的网,每一声,每一声,都仿佛打在果尔达的心上。一时间,果尔达的心已经是百孔千疮。

“上帝啊,保佑我的阔夫曼,保佑他平平安安。你说过,我们的头发都是被你数过的。若是没有你的允许,我们的头发都不会落地。”果尔达的祈祷热切而急切,好像蚕吃桑叶的声音。

思帝恩没有祈祷什么,他只是“上帝啊,上帝啊!”地叫着。他希望爸爸能快点儿回来,希望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地在一起,希望能跟爸爸妈妈逃到一个有如天堂一般的地方。那里只有光明,没有黑暗,只有温暖,没有寒冷,只有平安,没有恐惧,他可以快快乐乐地拉他的小提琴,可以通过小提琴和那个叫帕格尼尼的大师对话。

枪声,越来越密集了。德国鬼子的喊声一阵高过一阵。

果尔达把一只手放在胸前。那手痉挛着,好像过了电。一大滴眼泪,又一大滴眼泪,从她那瘦削的脸上流下来,她的另一只手,

拉着她心爱的儿子思帝恩。

此刻,果尔达陷入一种两难境地。枪声密集。他们家那个方向,有几幢房子燃烧起来了。阔夫曼生死未卜。

走吗?就这么走吗?于心不忍,不走吧,又怕纳粹们追杀而来。自己倒没有什么,思帝恩是阔夫曼家的根。跑也不是,不跑也不是。

丈夫——儿子,儿子——丈夫,果尔达不知道自己究竟该顾哪一边。

小思帝恩忽然哭起来:“妈妈,我不要琴,我要爸爸!我要爸爸!”

风雨交加,天气阴冷。果尔达和思帝恩在风雨中颤抖着。思帝恩的头发被冷雨淋成一绺一绺,紧紧地贴在他那苍白的脸上。

一道闪电,把周围都照亮了。一片怪异的青灰色,好像地狱的颜色。

风雨里的世界却并不平静。远远地,传来了有节奏的脚步声。整齐、凶狠,不是一个人,是一队人。

果尔达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,一想到纳粹她就感到彻骨的寒冷,还有恐惧。这几乎变成她身体和心理的一部分,变成一种本能。

纳粹疯狂地杀害犹太人,逼得他们四处逃亡。千千万万的犹太人死去了,他们的灵魂在哪里悠游?

阔夫曼的父母死去了,果尔达的父母死去了。可是他们却像野草一样地活下去。他们相信,走出窄门就是天堂。对于天堂的向往是犹太人的一个共同的、永恒的梦。

脚步声越来越近。在随风飘摆的树叶后面,可以看见一队纳粹正朝这里走来。夜色里,他们的雨衣闪着金属样的光泽。

“妈妈,我怕。”小思帝恩说。

果尔达没有回应他,也没有安慰他,只是用冰冷的手捂住他的嘴,不让他发出声音来。他们隐藏在树丛后面一动不动。

“啪!啪!”传来两声枪响。紧接着听见德国人的喊声:“抓住他!抓住他!”

抓住谁?谁成了他们的目标?是阔夫曼吗?

果尔达的心再一次揪紧了。

这里不是久留之地,得赶紧逃,逃得越远越好。可是阔夫曼呢,上帝保佑他吧。

果尔达泪流满面。泪水和雨水混合在一起,分不清哪儿是雨水,哪儿是泪了。

“妈妈,我走不动了。”小思帝恩说。

“来,妈妈背你。”果尔达俯下身子,把小思帝恩背在身上。走了一段路,她就变得气喘吁吁了。

小思帝恩的手碰到了妈妈的脸,那温乎乎、湿乎乎的是她脸上的汗水。

小思帝恩有些心疼地说:“妈妈,放下我,让我自己走。”

果尔达说:“我背着你可以走得更快些。”

“不,我怕你累。”

“我不累。”

“那——爸爸呢?”

“爸爸……”果尔达哽咽着,说不下去了。一时间,她泪如

雨下！

“走，咱们走。”果尔达尽管难过，却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。

“不，咱们等等爸爸吧，一会儿他找不到咱们，会难过的。”小思帝恩说。

果尔达用隐忍的目光看看天，又看看地，犹豫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走。”

“妈妈？”

“走！”

“妈妈！”

“走！”

果尔达有些艰难地迈开了向前的步子。可她走三步回一下头，走五步回一下头。她听见自己的心里，汨汨地，在流血。心血的红泉涌上来，淹没了她的眼睛。她的眼前一片血红。在那一片刺目的红色里，她晕倒了。

“妈妈！妈妈！”小思帝恩哭喊着，可是果尔达却什么也听不见。

果尔达昏昏蒙蒙，仿佛走过地狱的黑暗。她像一只没有定向的船，在那一片黑暗里沉浮。她不知道她要飘到哪里去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她听到了呼唤声。是阔夫曼的声音：“果尔达！果尔达！果尔达！”

是神话？是奇迹？

果尔达只觉得她自己的灵魂苏醒了。她来到一片青草地上，来到一片可安歇的水边。周围有一群洁白的小羊羔，在叫着。她的一颗揪紧的心这会儿变得舒缓平静了。

她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

在云里？在雾里？隔着一层缥缥缈缈的云雾，她看见了一个人。那个她刻骨铭心地爱着的人，那个与她的生命结为一体的人——她的丈夫阔夫曼！

“果尔达！果尔达！果尔达！”阔夫曼的声音里带着焦急和疑虑。他不知道果尔达怎么了，她会不会醒来。

“是你吗？这真是你吗？该不是梦吧？”果尔达睁开蒙眬的眼睛，有气无力地说。

“不是梦，是奇迹。是上帝听了我们的祈祷。”阔夫曼说。

果尔达看到，阔夫曼手里拿着那把小提琴，安然无恙，奇迹般地站在她面前。那把神奇的小提琴闪着淡淡的金色。

“爸爸！爸爸！爸爸！”小思帝恩呜咽着扑到爸爸怀里。

“思帝恩，给。”阔夫曼把小提琴递到儿子的小手里。

小思帝恩紧紧地搂着那琴，泪流满面。

“走，赶紧走吧。我听汉斯说，再过一会儿纳粹就要开始第二次全城大搜捕了。咱们逃出去就是生，逃不出去就是死。”阔夫曼一手挽起妻子果尔达，一手拉住儿子小思帝恩，顶风冒雨地向前走去。他们不知道应该逃到什么地方，只是依照老父亲的指点，向东方，向东方……

东方，是一个神秘的、未知的地方。也许在那里会有一片新天地。